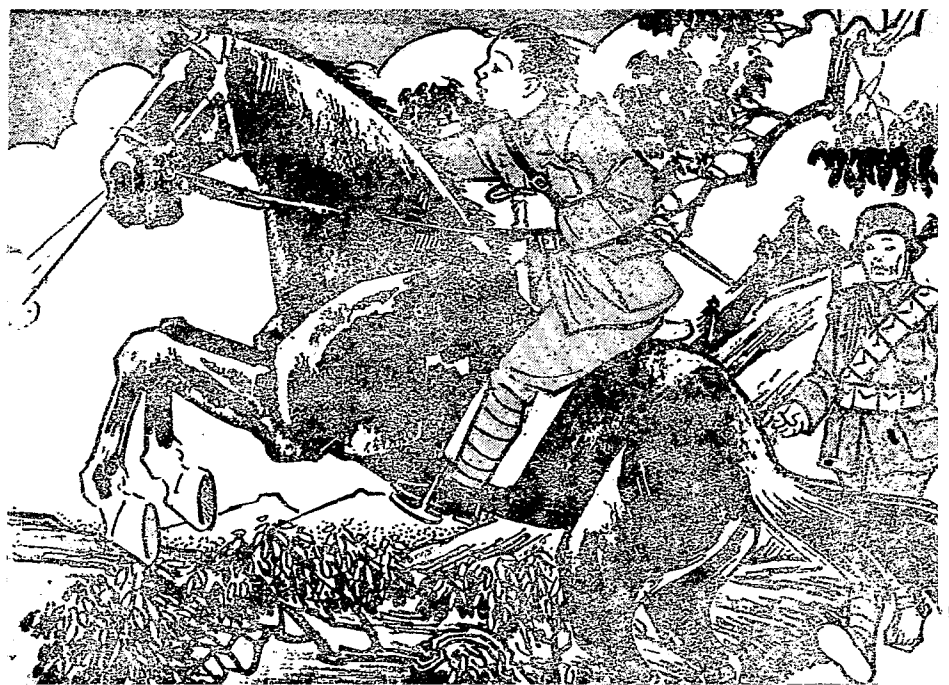




大眾讀物

甲種

沈叔羊著

生活書店發行

目 錄

一、新木蘭從軍·····	一
二、兩兄弟爭先入伍·····	二四
三、周排長以少擊衆·····	三三
四、軍人家屬受優待·····	三一
五、日本兵大鬧大沽口·····	四〇
六、日本越打越窮·····	五三

新木蘭從軍

一

話說古時有個孝女，名 木蘭，那時正在徵兵，木蘭的父親在徵兵冊子上也有名字。木蘭看見他的父親年紀老邁，沒有氣力去當兵，又恨沒有年長的哥哥可以替他當兵，就商得父母的同意，改扮了男子的服裝，代替父親，前去入伍。遠行萬里，到北方的邊境去打仗。打仗一直打了十二年，才回得鄉來，在十二年裏，竟沒有一個知道他是女郎。一直到回來之後，他才露出本來面目。當時人知道了，個個讚美她。

後來就有人把這件故事編做詩歌，頗有名的一首詩叫做「木蘭辭」，千餘年流傳下來，幾於婦孺皆知，那一個父母不盼望生下來



的女兒像木蘭一般的又忠又孝！

話休絮繁，且說我國自從被鬼子兵殺進國境以來，我們的政府宣言抗戰，全國羣起響應，青年男女都集合過來，上下一心，要把東洋鬼子趕出國境，要解放中華民族。這裏單敘這些青年中的一個奇女子，也像木蘭一樣是以一個弱女子而出征萬里殺敵報國。

二

話說上海這個地方，街道上的汽車電車常常一連串的跑來跑去，洋房大樓到處都是。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來來往往的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們。擠擠嚷嚷，委實是熱鬧非常，在中國可以算得第一個大都市，這是差不多人人曉得的。

且說這個大都市裏邊有兩塊地方，雖然經過好幾回大大小小的戰事，尤其是民國廿六年八月十三日起的三個月的惡戰，却並沒有

遭到什麼災殃。自從元年十一月裏我們的軍隊自動退出上海之後，這兩塊地方就變成了一個被敵人圍住了的孤島。在裏邊的人比起打仗以前，反而越法擁擠起來，家家戶戶照常過着他們安居的日子，竟好像完全沒有打仗這一回事。你道這是什麼地方？原來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可是，不要以為這個小小孤島從此就可以太平無事，要曉得日本鬼子的心是又狠又毒，不管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幹得出來的。他們早把上海看做一塊肥肉，眼紅得長久了，這次費了很大的氣力，僅僅把這塊肥肉吞掉一半，豈肯就此罷休。所以就慢慢的一步緊似一步，向着租界方面逼迫過來。東洋鬼子的手段是又軟又硬，一方面拿兵力來威嚇外國人，硬迫他們幫助鬼子做那殺人放火的勾當；一方面又弄出許多恐怖的案子，使租界裏常常發見血淋淋的人

頭拋在路旁或掛在電線木桿上，又常常有不少男女同胞平白地不知去向。鬧得租界裏人心惶惶，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提心吊胆的過着日子。可是，日本人這種陰謀手段，並不能嚇倒外國人，也壓不住中國民衆的抗日情緒。上海地方常有愛國青年刺殺漢奸，熱鬧街道上常有人散發抗日傳單，牆壁上也多寫着抗日標語。日本鬼子雖然生氣，可也無可奈何。

租界裏的住戶，富的窮的都真不少。內中有一戶，只有母女兩個。母親倪氏，年已半老，她的丈夫名叫倪遠甫，從前做過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已於數年前去世。女兒名叫倪文渥，年方十七，長得容貌秀美，聰明伶俐，倪氏愛若掌珠。倪小姐自從學校裏畢業後，就在家裏讀書寫字，有時也出門看看朋友。

忽一日，倪小姐出去看朋友，一夜不曾回家，倪氏心裏又是掛

念，又是狐疑，便走到倪小姐臥房裏去看看，不料才走進去，就吃了一驚，只見幾隻衣箱亂擺在地上，房間裏亂糟糟的，桌子上面却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封信。倪氏連忙三腳併作兩步跨到桌子旁邊，把那封信拿起來一看。豈知不看猶可，一看時，倪氏的一雙手不由得篩糠似的發抖起來。等到看完之後，眼淚就從老眼裏像斷綫珍珠般的滾下來，身體往後一靠，就坐倒在椅子上面，兩手掩着臉傷心的哭起來了，原來那封信竟是倪小姐寫給她母親的呢！要知道：倪小姐爲什麼一去不回？又爲什麼留了一封信給她的母親？信裡面到底寫了些什麼話？讀者要知分曉，且看下回說明。

三

話分兩頭。却說倪文渥小姐，雖然生長在有錢人家裏，却絲毫不帶一點富家習氣，不但聰明，兼且性情豪爽，柔軟的胸脯裡，懷



著一顆熱烈的心，既愛國家，又喜歡幫助朋友。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東洋強盜開始搶奪我們東北四省的時候起，倪小姐就喘着母親和一班有志氣的男女青年們往來，一同做着抗日的工作。到了前年七月七日，我們神聖的抗日戰爭開始，倪小姐們便工作更加起勁。後來我們的軍隊自動放棄上海，倪小姐的悲憤自不必說，但是她曉得在長期抗戰中間，是不在乎爭一時的勝負一地的得失的。我們每逢敵人前來攻打城市，必定先和他拚命打，使他化掉不少金錢，不少鎗炮子彈，死掉不少人，不能得到任何一點土地。他得到之後，又往往是一座空城，一片焦土。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敵人得不償失，甚至一無所得。日本所有的錢是有限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乃至一切的物品食糧等，也都是有限的。我們持久抗戰，便會使他所有的錢啊人啊物品啊都慢慢的消耗下去，到了後來，就有一

大把他弄得筋疲力盡，不能完全倒下去了。到了那個時候，最後的勝利不是我們的，還是誰的呢？倪小姐深明這層道理，所以毫不心焦，更加埋頭苦幹。

恨只恨，日本鬼子又在租界裏面無法無天，殺人綁票起來，就是管理租界的外國人也一時束手無策，漸漸有些軟化。倪小姐看看環境一天壞似一天，工作的開展也不能十分如意，心裏暗暗盤算道：『在抗戰時期中，我們青年的責任，不分男女，都是一樣的重，與其偏促在這個孤島上，工作做得不痛快，還不如爽爽快快到前綫去殺鬼子哩！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是古時的梁紅玉、秦良玉和木蘭等女英雄都能够打仗，和男子漢一般的英勇，我也何不學學她們呢？』一面想，一面舉起她那雙粉團的拳頭，向前面伸了幾伸，好像敵人就在跟前，要去殺他們似的。一轉念頭，又想道：『好是

好，只是母親祇生了我這箇女兒，平日間何等的憐愛，如何肯輕易的放我去當兵呢？豈不爲難！」思想到此，不覺遲疑不決，悶悶不樂，好幾次想把這層意思告訴母親，却都是話剛到了嘴邊，馬上又縮回去了。

過了幾天，一個念頭猛然跳上倪小姐的心頭，她想道：『對了，我假若明明白白的告訴母親，她一定不肯讓我前去，只有偷偷的溜出去，才是辦法。爲了國家也顧不得母親了。』他的主意已經拿定，可是三番兩次的想走，都沒有走成功，不爲別的，只因爲她想到她走了以後他母親所處的境地，就好像無形中有什麼東西攔住她的去路。直到最後一次，倪小姐才下了一個決心，硬起心腸，趁半夜裡收拾好一只小箱子，寫了一封信，又做了一首詩，放在桌子上留給母親，忍不住流了幾滴眼淚，輕聲說道：『母親啊母親！忠』

孝難以兩全，爲了保衛國家，請妳原諒妳的不孝的女兒吧！」

次日，倪小姐就驅她的母親，假說去看朋友，便搭上當天開的輪船，直奔前程而去。欲知倪小姐究竟跑到那裏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四

敘到這裏，讀者一定急於要想知道倪小姐到底跑到那裏去投軍了？她留給母親的信裡又如何說法？那首詩又寫些什麼？

卻說倪小姐留給母親的那封信，把爲什麼要去當兵，爲什麼要不別而行，和希望她母親不要牽掛的意思，曲曲折折的都寫了出來，真令人看了又悲又喜。至於那首詩則叫作「別娘行」，做得尤其慷慨激昂，悲壯沉痛之極，不像女孩子們的手筆。茲且拿來抄在下面：

別娘行

「娘養兒，十七春，戎裝今上女兒身，娘莫言兒心腸狠，賊比兒心狠十分。」

娘不見，東南西北全是賊，錦繡河山變色，燒殺姦劫，漫天烽火滿地血！

又不見，家鄉田園都淪陷，流離載道哀鴻遍四野！

孤島久居熱血冷，淚眼忍看旭日紅！

兒不甘爲孤島客，今朝辭家去殺賊，兒不求殊勳，願爲民族鬥士中華抗日娘子軍。

娘莫爲兒憂，兒祇一顆頭，人有精神刀稱手，殺盡倭兒方罷休。

娘莫問歸期，兒歸沒有期，有一日鼓不響，笳不催，敵軍都變

成屍灰，江山無恙我重回。」

且說倪氏看了詩和信，才明白女兒已經離開她，到遠地方去投軍了。當下她覺得好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心裏一陣悲酸，傷心的哭起來，哭够了，又自己安慰自己了一會兒，才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女兒，按照女兒留下的通信處，用航空快信寄出。信裏有這麼幾句話：「妳不告訴我就跑去從軍，太拿我看做不懂事的鄉下老太婆了，現在國難嚴重到極點，誰也不能够再糊糊塗塗的活下去。爲了給國家出力就顧不了家庭，爲娘的並不會怪妳，妳此去務必努力殺敵，才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女兒啦！」原來倪氏曾經讀過詩書，深明大義，也不是一個平凡的母親呀！

五

再說倪小姐那一天騙過母親，便搭上輪船，途中經過香港，一

跑到昆明，在昆明的朋友那裏收到了她母親的來信，讀得她不禁珠淚紛紛，又悲又喜，但從軍的意志却格外堅決起來。在昆明住了幾天，又繼續趕路，正式到軍營裏報名入伍去了。至於倪小姐後來怎樣的英勇殺敵，又怎樣的凱旋回家，那是後話，要等到我國得到最後勝利之後，方才能够知道。現在只得暫且擱筆，向諸位讀者告別。

兩兄弟爭先入伍

話說四川省達縣附近有個市鎮，名叫河市鎮，地方雖小，鎮上
的老百姓倒也安居樂業，過着太平日子。

單提有家農戶，兄弟兩個。哥哥名劉光清，已經娶妻，生了兩
個兒子，一家大小四口，種着幾畝田地，足夠溫飽，無憂無慮。弟
弟名叫劉光玉，年紀二十一歲，還是單身，在達縣城裡的一家店鋪
裡學生意，每逢年關節日，常常回家望望哥哥嫂嫂，還買些玩意兒
送給兩個姪兒。兄弟倆素來你親我愛，十分和睦。

自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東洋鬼子無端地進攻平津，夢想
一口氣吞併中國。鬼子兵所到之處，姦淫擄掠，殺人放火，還有那
飛機帶着炸彈向我中國的平民亂轟亂炸。這一來可不打緊，惹得我

們全國有血性有志氣的好漢，又氣又恨，雖是文弱書生，闔閭千金，也都願意拿起槍桿，抗戰殺敵，要使我們中華民族永久生存。所以我們的政府就實行徵兵，抽取年富力強的壯丁，入營受訓，訓練好了，就可以上前綫去殺鬼子兵。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却說民國二十八年正月裡天氣寒冷。有一天，劉光清正在家裡和妻子烤着火，說閒話，有意無意地提起了鬼子兵的種種暴行，毫沒人性，氣得他咬牙切齒，恨不得馬上去當兵殺敵。

說話間，忽聽得有人敲門，開門時，送進一封書信，劉光清粗通文字，折開一看，原來是甲長寫來的。信上說的是，保甲長奉到上邊的命令，要抽取壯丁去當兵殺日本鬼子，查得他的弟弟劉光玉正值當兵的年齡，叫他明天上午到聯保主任那裡去報到抽籤。

劉光清看完了信，不作一聲，肚子裡暗暗盤算。他記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一句話，想道：『我雖然沒有錢，兩條臂膀多少還有點斤兩，年紀固然嫌老了一些，可是並沒有衰弱，我的弟弟年紀輕輕的，倘若有個一萬，叫我如何對得住去世的父母呢！不如我替他去當兵，把我這條老命拚一拚罷！』

他一面想着，一面握緊拳頭，舉起來幌了幾幌，不知不覺點了幾下頭。他的妻子在旁邊看他顛頭簸腦的，弄得莫明其妙，連忙問他。劉光清被妻子問時，不由得心下一軟，轉念道：『唉！恨只恨我劉光清既有妻子，又有兒女，我去當了兵，叫他們依靠誰來過活呢！』想到這裡，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渾身不自在起來，不由得唉聲嘆氣，但是當着妻子的臉也不好說什麼，只得借旁的事情支吾過去了。

這一天晚上，劉光清在床上翻來覆去，左思右想，整整一夜沒有好睡，到得天色微明，才把主意打定。

第二天早上，劉光清洗了臉，吃過早飯，就走向聯保主任那裏去。路上碰到好幾個熟人，也是去抽籤的，於是一同前進。將近走到，看見那門外早擠滿了許多人，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都有，劉光清就朝人堆裡擠了進去。

聯保主任住的地方並不大，三個房間，正中間朝外放着一張方桌子，桌上擱着兩只小木箱，箱上都有個孔，一只放「籤號票」的，另一只是放「姓名票」的。箱子旁邊還有兩本壯丁名冊。桌子的兩旁擺着幾條長凳，坐着七八個保甲長，上首的一個，瘦瘦的，背微微有些駝，頭髮花白，就是聯保主任鄭季瑤，這次抽籤是由他主持的。

等了約摸有半點鐘光景，只見那鄭主任站了起來，朝大家拱了拱手，就開口演講，先說了許多東洋鬼子如何如何的殘暴，我們的軍隊如何如何的英勇抗戰，最後就說到爲了加強我們抵抗的力量起見，政府要用抽籤的方法徵發壯丁去當兵，希望大家都努力應徵。一番話說得委婉動人，劉光清聽得非常興奮，便旋過頭去，又望見四周的人們也都臉上流露出一種感動的神氣。

接着就開始抽籤，只見有二位甲長同時站起來，都走到桌子旁邊。一位甲長伸手在籤號票箱裡摸了一張籤，喊道：『第一號。』另一位甲長也在姓名票箱裡摸了一張籤，看了一眼，高聲唱道：『劉光玉。』這一聲，不打緊，倒使劉光清撲的嚇了一跳，他萬想不到頭籤就會輪到他的兄弟，於是定了定心，就高聲應了聲『有。』走上前去，向鄭主任行了個禮，接着把他的弟弟在外面學生意，不



能够親自前來，因此他願意代替弟弟去當兵的話說了個明白。

當下鄭主任聽了他一番話，以爲很是難得，就馬上當衆把劉光清稱讚了一番，勉勵大家要拿他做個榜樣。講罷，滿場起了陣雷也似的鼓掌聲，夾雜着喝采聲，熱烈異常，劉光清覺得臉上十分光彩。在場的民衆本來有幾個老是哭喪着臉的，這時候，都摸摸自己的臉，眼睛望着劉光清，很是慚愧。

接着甲長們又繼續抽籤，唱起號碼和姓名來。那時的情形可真熱烈得很，接三連四的，你一聲「有」，我一聲「有」，一個一個上前報到，直喜得鄭主任和保甲長們說不盡的眉開眼笑。不多時，抽籤完畢，鄭主任宣布過入伍的日期和集合地點後，大家都紛紛四散。劉光清也慢慢的踱回家去了。

光陰如箭，轉瞬間，入伍的日期已到。這一日，劉光清把行李

收拾停當，正待告別妻子前去。說也湊巧，誰知蓬蓬幾聲門響，他的弟弟劉光玉不知從那裡得來的信息，急急忙忙的連夜趕回家來，才進門，也不待他哥哥說話，先搶着說道：『哥哥！你如何去得？你家裡有嫂嫂，有姪兒。不像我是一個光桿兒，何況抽中籤的本來是我哩！所以我連夜趕回。還好，……你還沒有去！』，說罷，曉曉喘氣。劉光清見他弟弟跑得很累，只得一面勸他坐下，一面說道：『弟弟！你的話說得誠然不錯。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雖說有妻兒之累，可是我去之後，他們有你老弟照顧，我也儘可放心。何況政府對於當兵殺敵的家屬還要特別優待呢！再說，我的年紀快老了，不比你年輕有爲。聯保主任那邊也早已商量妥當。還是讓爲兄的替你去罷！』劉光玉聽罷，執意不肯，兄弟倆爭執不休。劉光清的妻子本就捨不得讓他丈夫去當兵，這時也趁勢上來勸

阻。隔壁的隣居也聞聲過來幫着她勸劉光清。終於劉光清纏不過大家的再三苦勸，只得嘆口氣道：「罷了，算我劉光清一次沒有福氣殺鬼子，今天就讓我的弟弟先去罷！」劉光玉這才高興。當下看看時光不早，便向哥哥告辭，兄弟倆依依難捨。劉光玉臨去時，又忽地把身上穿的那件棉衣脫下，交給哥哥，說道：「哥哥！現在的衣料太貴，我入伍後，上面有軍衣可發，這件棉衣沒有用處，請你改一改，送給姪兒罷！」他說罷，出門，直奔軍營而去。

後來，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不多幾時，全鎮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提起了劉氏兄弟，誰不舉起右手的大拇指，稱讚一聲英雄好漢？正是：

東洋強盜真殘暴，
劉姓弟兄志氣高，
兩個爭先打日本，
英雄爲國不辭勞。

周排是以少勝衆

話說山西省是我國北方的一省。全省的形狀像一張樹葉。西南和南面有條黃河環繞着，圍成一條天造地設的省境。省境內也有幾條大河像蛇一般的游着，自北到南造了一條很長的鐵路，叫作同蒲路；另外還有一條同一樣長的公路，和這鐵路平行。這兩條路好比葉子中間的一條粗筋。兩旁還有幾條短的鐵路、公路和小河在太行山和呂梁山中間穿來穿去，又好比是細小的葉脈。

自從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裡，鬼子兵進攻山西省，我們將計就計誘敵深入以來，戰事一直打到現在從沒有停止過。除了一座大城市，幾條鐵路和公路給鬼子兵侵占之外，其他地方仍舊完全在我們的正規軍和游擊隊手裡；東洋兵進又不能，退也不可，弄得好像啞

子吃黃連，苦味自家吃。日本人要把這張又大又硬的樹葉一口氣吞下去，真是如同夢想呀！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卻說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的早晨，我軍某師游擊支隊周排長玉明帶領了三十個士兵，在山西省汾陽縣前莊和敵人交手，打了一個勝仗。接着就向交城縣屬龍兒莊前進。周排長生得身材魁偉，說起話來，聲若洪鐘，打起仗來，往往身先士卒，是愛國愛民的好漢。看待弟兄們和親弟兄一樣，卻又賞罰嚴明，大公無私，因此甚得全排士兵的愛戴。

那一天，周排長領着弟兄們向前進發，恰當經過馮家崖的時候，忽有探子前來報告，說有鬼子兵一千多人，正從汾陽縣西面開向吳城鎮去，不久就要經過這裡。周排長得報大喜，心裡想道：這不是個好機會麼？何不攔殺一陣？豈不痛快？不要輕易錯過了。周

排長主意既定，便馬上命令隊伍停止進行，又把附近地勢觀看一過；只見四面山巒起伏，別無其他道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吩咐弟兄們如此這般，分頭埋伏，聽候號令行事，不得亂動。

他們等到將近午刻，還見一點動靜，大家正在心焦，忽聽得遠方隱隱約約傳來一陣腳步聲，不一會，越來越清楚，腳步聲之外，還夾雜着車輪聲和馬叫聲，周排長從山石背後連忙用望遠鏡向外打着，果然望見遠處塵頭滾滾，一面太陽旗隨風招展而來。

一霎時，鬼子兵陸續從前面走過，弟兄們好不歡喜，都靜悄悄的，不作一聲，看看敵兵的前鋒已經過畢，大隊伍隨後到來時，忽聽得一聲槍響，頓時間，四面八方叫殺聲衝天而起，好像半天裡起了個霹靂。接着從山頭上，山坳裡和山石背後，飛出無數的槍彈，手榴彈，鬼子兵事出意外，早已死傷了幾十個，也摸不準我軍有多少。



人馬，都嚇慌了。敵兵的前鋒，知道不妙，便馬上折回，和隊聚合起來，圍住山頭，向我反攻。激戰了整整半天，看看太陽快要落山，敵人不但始終沒有本領衝上山頭，並且還死傷了好些人。

原來周排長早已安排好了，把全排三十個人分別守住三個山頭，組成一個三角形，把那隊鬼子兵不前不後的恰恰包圍在中間。他們都利用山上的石頭和樹木遮蔽住身子，直對着鬼子兵沒頭沒腦的開機關槍，丟手榴彈，劈劈拍拍，好不厲害！鬼子兵原想包圍我軍，卻反給我們包圍住了。

鬼子兵既望不見我軍的半個影子，只得胡亂的朝山上瞎衝鋒，一連好幾次，還沒衝到半山腰上，就中了子彈。連爬帶跌的滾下山去，不給打死也就跌個半死。鬼子兵帶來的砲彈槍彈，也有幾箱中了。我軍的手榴彈爆炸開來，轟隆隆。鬼子兵又死傷了好多！

可是，打到黃昏，周排長的臂上腿上也都受了不輕的創傷，汗水混雜着鮮血流下來，也分不清是汗是血，滿身鮮紅，好像一個血人兒，還十分英勇地指揮着弟兄們作戰。那時眼看彈藥快要用完，而敵人也好像摸着點頭腦似的，對準了周排長守住的那個山頭，一面集中砲火，不停的轟打，一面又派了幾百個鬼子兵往山上猛撲。

周排長見敵過多，來勢兇猛，自己人少，不足抵抗，本人又身受重傷，惟有與他們一拚，可是手裏只剩了一顆手榴彈。一霎時敵人已迫近身邊，忽聽得周排長狂喊一聲：『倭奴休得逞兇，瞧老子的炸彈！』說時遲，那時快，一顆手榴彈從他手裡飛到十幾個鬼子們的腦袋上，轟的一聲，早已腦漿迸裂，跌倒地上。周排長自己也中了彈片，氣盡力竭，遂一面高聲喊道：『能突圍的趕快突圍出去！』，一面狂呼一聲：『中華民國萬萬歲！』咽了最後一口氣，壯

烈的殉難了。

旁邊的幾個弟兄看見周排長已經遇難，不禁又悲又憤，只得咬緊牙根，和敵人繼續廝殺，並趁此機會向外面拚命衝出去。結果，這一仗，鬼子兵給我軍前後打殺了一百多人，我軍連周排長在內，只陣亡了八個人，因受重傷被敵人捉去了三個人，其餘二十個士兵都衝出了重圍。

鬼子兵知道我們厲害，再也不敢向前追趕。

後來，二十個士兵都安全的回到游擊隊司令部裡，將那次作戰的情形詳細報告給長官知道。長官聽了非常感動。因為周排長能夠運用計策，拿少數的兵力襲擊衆多的敵兵，末後又英勇成仁，真個不愧爲民族英雄，可爲全軍的表率。特下令撫卹他的家屬，又在他殉難的地點，立了一塊石碑紀念他。那一排的士兵都能努力殺敵，

毫不怕死，也給全體都連升了兩級，同時還把那次英勇的事蹟編做劇本，演給民衆和士兵看，使大家都曉得周玉明排長是了爲保衛中華民族，而光榮戰死的。

後來時常有人特地跑到那塊紀念碑前去拜謁。到了那裡，想起周排長爲國捐軀的英勇悲壯情形，有的低頭灑淚，有的激昂奮發，沒有一個不是十分敬仰，稱他是一個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的時代英雄。

軍人家屬受優待

話說我國自從抗戰以來，前線上千百萬的將士們都浴血抗戰，英勇殺敵，爲了保全民族的生存，轟轟烈烈的奮鬥。成仁取義，可歌可泣的忠烈事蹟，何止千千萬萬。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想他們遠離家鄉，去到前線，跟東洋鬼子拚命，保衛國土。他們的家裏，一樣的有父母妻兒老小。我們應當怎樣優待他們的家屬，讓他們好安心敵，不再掛念家室，這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且說湖南省境內，衡陽縣治附近的一個市鎮上，住有一個婦人，名叫張趙氏。張趙氏本來跟他的丈夫張忠，還有一個年老的婆婆和兩個小兒子，都在浙江省杭州城外種着

十來畝租田，一家五口好好的過着日子。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料有一天禍事到來，敵機轟炸杭州，張忠的老母親和一個小兒子都活活的炸做幾塊，死得甚是淒慘，張忠夫妻倆哭得好不傷心，咬牙切齒，決計要向日本鬼子報仇。只因尙有一個兒子必須好好把他教養成人，張忠便和張趙氏商量定當，先送他們到湖南。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裡，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城也給敵人佔領了去。張忠便帶着張趙氏和兒子，急急忙忙的逃難到衡陽附近這個地方。

過了幾天，恰好這地方上正在招兵，張忠便硬起心腸，撇下了嬌妻弱子，入伍當兵，替他的老母親報仇雪恨去了。張趙氏對於他丈夫去當兵，並沒有攔阻，只是張忠走後，舉目無親，越是度日艱難。幸而還好，後來費盡氣力，找得了一家人家幫做傭工，暫時安

身下去。

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再說張趙氏雖然找到了一口飯吃，只是一面痛恨日本鬼子，一面又時常想起她丈夫，不免暗暗落淚，悄悄傷心。因此上，張趙氏每逢做完工作，便常愛跟東家問長道短：她愛問打戰的勝敗消息，她也愛聽戰士們的英勇故事。光陰真快，轉眼幾個月，又是冬盡春來。這一日，張趙氏正和她的東家說閒話，從她的婆婆炸死講起，講到他們後來又怎樣逃難到這裡來，她的丈夫又怎樣跑去當兵；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一五一十地講給東家聽。東家聽罷，覺得張趙氏的身世十分可憐，心裡非常同情，就告訴她道：「你難道不曉得麼？現在，我們政府因為打仗的軍人十分辛苦，爲的要使他們能够放下心，專心殺敵，對於他們的一家老小，都有優待的辦法，使他們知道家裡的人不會沒人照應，挨餓受



凍的。」一面說，一面又拿出一本小小的書本來，接着說道：「這本書裡寫的，就是關於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辦法，你不認識字，讓我來唸給你聽吧！」這個辦法一共有十八條，裡面有幾條是你應當曉得的，先揀來說一說吧！先說第五條，第五條說的是，出征抗敵軍人的家屬除開規定的稅收要繳納以外，凡是臨時攤派的捐款都可以減少或者免掉。第六條說的是，出征軍人的家屬可以免掉爲公家做勞役，還准許儘先享受一切公益。譬如說公家要派老 姓修公路，出征軍人的家屬就可以免派。並且還可以享受一切的公益設施，都不用花錢。第七條是說救濟，規定有五種情形就可以享受救濟。第一種情形是家裡貧窮不能生活的；第二種情形是生了病沒錢醫治的；第三種是死了人沒錢買棺材來埋葬的；第四種是生下兒女沒錢來教養的；第五種是碰到了火災啊水災啊那些意外之災的。你想，

這些情形在平常人也理該憐恤，何況對於那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打仗的人們，自然更要救濟了。還有第九條是說，出征軍人在入伍當兵以前，所欠他人的債務，可以延期到退伍後第二年內再歸還。在入伍期內，他的家屬靠着過活的財產，債主不得請求官廳強迫拿來變賣還債。第十條是說，出征軍人或他的家屬耕種的租田或住的房屋，在當兵期間，租主不得收回或改租給他人。」

東家說到這裡，歇了一歇。張趙氏聽得清楚，心中好不喜歡，忍不住叫一聲：「東家啊！我真沒想到當兵打鬼子的家裡人，還有那末些好處。政府真十分體貼我們做老百姓的啦！我正是家裡貧窮得沒法過活，生了病又那裡來錢買藥呢！我的男人以前欠了人家的錢，正愁沒法歸還啦！我的兒子已經八歲，也沒錢上學，我照理早就該受救濟了。不過，政府拿什麼東西來救濟呢？」東家聽罷，微

微一笑，說道：「你且不要性急，我話還沒說完。這裡的第八條上說：出征軍人的家屬可以自己到官廳去，或者託保甲長去請求救濟。官廳會派人下來調查，如果你說的情形不假的話，政府就可以按照情形發給些錢或是物品給你。我看事不宜遲，你也可以揀一天到保長那裡去跑一趟啦！」張趙氏聽了東家一番言語，尋思不錯，便決計打算兩天後就去。

第二天，張趙氏正在做工，耳邊忽聽得東家呼喚，便連忙應了一聲跑去。見東家手裡拿着一封信，抬頭見他到來，忙道：「你的丈夫給你來信啦！」張趙氏喜出望外，只恨自己一字不識，便求東家唸了一遍，不料不唸猶可，一唸時，張趙氏叫聲：「啊呀！」昏了過去。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信上寫的是，她的丈夫張忠在前線受了重傷，鋸掉一條右腿，現下在一個後方醫院裡休養，叫她不要掛

念。張趙氏雖說多遭患難，到底是個不會多出過門的女子，經不起驚嚇；所以一時間頭暈目眩，倒在地。當經東家扶她起來，叫了好一時，方才甦醒過來，老是痛哭不止。當下東家就勸她道：「你是個明白人，你丈夫不過爲了國家犧牲了一條腿，又沒有戰死。再說他的傷好了，雖說變做殘廢，可是他一生都要受人尊敬的！昨天，還有一條優待軍人家屬的辦法我还不曾告訴你。就是第十一條說：殺敵的軍人假若打仗受了重傷致成殘廢，或者戰死了，那就可按照法律撫卹。他們的家屬可以繼續享受優待，一直到他們的父母過世妻子死亡，或子女成人爲止。此外還把他們的忠烈事蹟加以表揚。你的丈夫可以流芳百世，何等光榮，也不枉做了一世人。還有什麼要悲傷呢？我看你也不用多耽擱，馬上去找保長去罷！」張趙氏這才轉悲爲喜，揩乾眼淚，整整一整衣裳，又謝了東家，走到保

長那裡，把請求救濟的事情辦了個妥當。

果然，隔了十來天。保長就親自來對張趙氏說：『一切情形都已經調查清楚了。以後你可以每年領到一筆錢，同時還可以把你的兒子送進鄉村小學裏去唸書，不收學費。』張趙氏又悲又喜，一時心裏不知起了多少個念頭。悲的是，丈夫打仗變成殘廢，喜的是，有政府優待，從此不用再愁吃着。再過兩個月，那時候，丈夫傷愈回家，雖然他變成了殘廢，只剩一條腿，走起路來，要拄着拐杖，拐呀拐的，可是大家看見了，都知道他是個殺敵受傷爲國家出了大力的英雄。那時候，誰不愛護，誰不尊敬！我們豈不是十分光榮麼！正是：

丈夫前線打東洋

殘廢歸來固慘傷；

幸有國家優待例

合家歡樂共安康！

日本兵大鬧大沽口

話說天津東面，有個海港，名叫大沽口，白河就在那裡入海，是船舶出入必經之路。還有一條鐵路，直達北平天津，形勢重要，交通便利，要算河北省的第一道門戶。自從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情發生以後，這個海口，就被鬼子兵霸佔，用來調兵遣將，運輸軍火和商品。

且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大沽口又開到兩只日本兵艦。不料隔了一夜，忽地砲聲隆隆，鎗聲辟拍，不知爲了什麼事，日本兵艦和岸上的鬼子兵對開起鎗砲來了。這一來，把大沽口鬧得天翻地覆，老百姓紛紛議論。有的說，也許是東北僞軍鬧反正，有的說，恐怕是鬼子兵自己起內鬨。這且按下慢表。

舉揚那日本兵裡有一個叫做秋田，一個叫做佐藤的兩個小兵。

一年前，他們倆被日本政府徵去當兵，辭別父母妻子，坐着輪船，渡過大海，到大沽口上岸，一調就調往山西省作戰。日本兵原來打算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把我國的軍隊打退；料想不到，眼看進兵雖進到風陵渡，但只能占領幾條鐵路和公路，我們的游擊隊，跟牛皮糖似的和日本兵扭打不休，日本兵給打死了不少。日本兵在白日裡吃不飽，黑夜裡睡不安，直累得大家面黃肌瘦。秋田和佐藤看看夥伴兒傷的傷，死的死，不由得發起急來。恰好在這時候，奉到了上級的命令，爲的日軍在台兒莊大敗，要調駐在山西的軍隊去援救，他們倆只好隨着隊伍出發。一路上又常常碰到游擊隊的襲擊，吃盡了千辛萬苦，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全隊的人，戰死大半，剩下的幾個，也都傷的傷，病的病，好容易盼到冬盡春來，纔得調到上海。

去休養。

有一天，他們倆談起戰事，知幾時結束，未免有點心焦；又談起支那兵怎樣勇敢，游擊隊怎樣神出鬼沒，將來休養期過，再上前線，這條命一定保不住的，兩人面面相看，暗暗落淚。說也湊巧，他們的長官突然集合全隊兵士訓話，先把他們過去作戰怎樣勇敢，怎樣不怕死，着實誇獎了一番；接着便說道：『今天奉到太本營的命令，准許你們明天出發，回國休假……』這句話沒有說完，霎時間歡聲雷動，一個個都眉開眼笑，蹦蹦跳跳的。當夜裡，就都收拾好東西，準備動身回國，一宿無話。第二天，天色微明，全隊三千餘人，排齊隊伍，登上兵艦，日本兵滿以為兵艦開回日本去，好不快活。你看：海天一色，萬里無雲，真是好風景呵！

一路順風，計算日期，船該開近日本國境了，秋田和佐藤滿心

歡喜，跟着大家擠上甲板，想去望一望那久別重逢的家鄉；不料不望猶可，一望時，說聲『啊呀，怎麼又回到此地來了！』你道爲何？原來他所望見的，並不是什麼三島風光，却明明認識這就是那曾經來過一次的大沽口。大家覺得有些蹊蹺，一團高興，早已煙消霧散。一時間，你一句，我一言，七嘴八舌的吵了一陣，都說應該弄個明白。

當下大家就推舉秋田和佐藤做代表，去見艦長，問他爲什麼開到大沽口來，大家一窩蜂湧到艦長房門前面，將房門打得擂鼓般響。艦長情知不妙，硬着頭皮出來；一脚剛跨出房門，就被包圍起來。當下由秋田、佐藤上前開口問道：「請問艦長，長官說是送我們回國去的，爲什麼你却把船開到這裡來了？豈有此理！請你明白答覆，要不然，我們是不答應的！」



艦長聽罷，看看來勢兇狠，心裡想，事情已經這樣，決不容再遮掩下去了。便高聲道：「諸位弟兄不要着急，因為我在半路上接到大本營的密電，說山西省境內，支那游擊隊非常猖狂，叫你們暫時慢一下回國，轉調到……」話未說完，兵士們早已鬧起來了，有的喊「不去！不去！」有的喊「艦長的話靠不住！」有的大聲喊道：「長官明明欺騙我們！」艦長眉頭一皺，計從心來，連忙高聲喊道：「弟兄們，聽我說，我馬上打電報到東京去，明天一定有好消息！一定有好消息！」，那一羣兵士聽了，這才慢慢的平靜下來，各自回艙。秋田和佐藤也回到艙裡，悶悶不樂。那時船也慢慢地向近大沽碼頭停下了。

一宵過去，第二天，回電到來，艦長拆開一看，原來是命令他用武力壓制，強迫那一隊兵士登陸，押送山西省。艦長看罷，呆了。

半響；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幹他一下吧！當下一面暗中關照停泊在附近的四艘兵艦，幫他監視這邊的動靜，一面便約齊了幾個高級將官，帶來一隊衛兵，鎗頭上好刺刀，然後下令召集艦上的兵士，宣讀那通回電。果然不出所料，那三千多兵士聽了莫不怒形於色，人人氣憤，正待發作；猛聽得秋田和佐藤一聲喊『打倒軍部！反對戰爭！反對侵略！』衆兵士齊聲響應，叫喊不停。有的拔出刺刀來，惡狠狠的朝着艦長奔過去；艦長看看來勢不好，撥轉身就逃。那幾個高級將官看見，連叫『反了！反了！』拔出腰間的手鎗來就放，登時乒兵幾聲，就有幾個兵士跌倒在甲板上。可是，這麼一來，更不好了，宛如火上加油，衆兵士一齊大喊：『衝上去！』，說時遲，那時快，幾個將官早給他們掀翻在地上，拳打腳踢，衛兵們也嚇得連忙開鎗的開鎗，刀刺的刀刺，甲板上鬧鬧嚷嚷，亂成一

片。

那時候，早驚動了那四隻監視着的兵艦，馬上轟隆轟隆的開了幾砲，原是想借此彈壓一下的；想不到，大沽碼頭原有日本陸軍駐紮在那裡，看見兵艦突然開砲，起了誤會，以爲日本海軍有意，陸軍搗亂，也開起大砲來；有的砲彈掉在海裡，浪花四濺，有的砲彈落在岸上，火花起處，早有幾所民房燒了起來。海裡停泊着的船隻，都嚇得沒命的四面散開，岸上的老百姓們也從睡夢中驚醒，亂闖亂逃，亂哭亂喊。

且說這邊正鬧得不可開交，却驚動了平津附近的中國游擊隊，游擊司令立刻一面派人去探聽，一面召集游擊隊員，等候出發。隔了不過一炊飯工夫，派去的偵探回來了，一五一十訴說分明。司令聽了大喜，傳令前去襲擊，五百名隊員靜悄悄地前進，看看逼近日

本兵營，一齊發喊，像潮水般向前衝去。一時丰溜彈聲，鎗聲，喊殺聲，震天動地，鬼子兵措手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軍官連忙打電話到天津去討救兵，等到救兵來時，我們的游擊隊早已安全退去了，日本兵那裡敢追趕，只得自認晦氣。

再說那只鬧事的兵艦上，早已屍首縱橫，活的也頭破血流，亂糟糟不成樣子。遠遠的有十多隻小艇如飛而來，不一時，靠攏艦旁，許多憲兵一擁而上。那時，秋田的左腿上已經被刺一刀，鮮血直湧，倒在地上，看見形勢不對，趕緊忍痛一躍而起，招呼同伴抵抗，又是一場混戰。究竟是衆寡不敵，秋田看看同伴們多已死的死了，傷的傷了，被捆的捆了，知道沒有希望，便鼓起餘勁，拚命奔向船邊，攀住欄杆，聳身入海，接着也有幾個兵士跳下去，拚命向着岸邊游去，等到被憲兵瞧見，連忙瞄準開鎗時，他們早已離船很

遠來不及了。只得罷休。就把其餘沒有逃掉的分批押送岸上，依舊送上山西前線去。

且說秋田跳入海裏後，好在自幼學過游泳，便拚命向着岸邊游過去。游不多時，聽得後面的鎗聲漸漸稀少，又覺得有子彈颼颼的從腦後飛來，不敢怠慢，連忙回頭往水裏一攢，在水面下游了一段，才再放心攢出水面。回頭望望，看見似乎還有四五个同伴在跟着他游來，心下暗喜，精神一振，繼續前進，好容易才漸漸近岸，便揀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爬上了岸，已經筋疲力盡，接着後面的幾個同伴也陸續游到，是三個人，佐藤也在裏邊，當下大家亦悲亦喜，便在岸邊的沙灘上休息。

談話間，才點上煙，都咬身耽擱，恨透了日本軍閥，又想

兒知道了，正不知要怎樣記掛呢！四個日兵哭了一會兒，只聽得佐藤開口說道：「我們四個人雖然僥倖逃生，以後怎樣辦才好呢？」秋田想了一想，說道：「我倒有一個主張，不知你們意思怎樣？就是說，投奔到中國游擊隊那裏去，聽說他們對於歸順的日本人是非常優待的。好在我身邊還帶着一張『通行證』哩！」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裡掏出一張『通行證』來，上面用日本文字寫着：「一、拿着這張通行證的人，在我們防地裏，能夠安全的通過；二、拿着這張通行證的人，隨便什麼地方都絕對保障生命的安全；三、拿着這張通行證，來參加我們的戰線的人，都加以優待……。」大家讀罷，遲疑了一會兒，終於一致贊成秋田的意見。

那時候，暮色蒼茫，他們就在草地上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登程，他們都還乖巧，豫先把軍服脫掉，且喜得秋田還能說幾句

中國話，一路上總算沒有惹起人家的注意，走了不到兩天，就到了游擊隊的司令部，讓站崗的兵驗過了通行證，又見過了游擊隊的司令。司令非常歡迎他們，待他們極好，他們的起居飲食，比起游擊隊裏的弟兄們還要好許多哩。佐藤等十分感激，一直到現在，還在那裏起勁的幫助游擊隊做工作，尤其是對於日本軍隊的宣傳工作，想多多的拉些反戰的日本兵過來呢！

日本越打越窮

話說有家人家，兄弟兩個，大的在大學裏唸書，小的今年只有十一歲，在初中裡唸書，年紀雖小，倒很聰明活潑。有一天晚上，哥兒倆正在書房裡說着閒話，只聽得哥哥對他弟弟開口問道：『今天看你沒精打彩的，好像肚子裡有什麼心事似的，奇怪得很，你可以告訴我嗎？』

弟弟聽了，抬起頭來望哥哥的臉，又把頭低了下去，說道：『哦！還不是爲了那萬惡的日本鬼子麼？你想，我們中國對日抗戰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過去，大家都說日本是個外強中乾的國家，經不起我們的長期抵抗，國內一定會自己起亂子的。可是，我們抗戰也不能不算長久了，爲什麼小日本仍舊照樣強兇霸道好像天



不怕地不怕似的，不曉得它國內現在到底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累得我想了好幾天，越想越糊塗，所以很不高興。哥哥！你能不能告訴我呢！」

哥哥聽了不由得點頭說道：「好的，你真是一個愛國的好孩子，兵法上有句話「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們在抗戰的時候，對於敵國國內現在的情形，是應該知道一些的，既然如此，讓我來講一點給你聽聽罷！」

這幾句話使得弟弟高興起來，笑嘻嘻地等他哥哥講。

哥哥道：「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戰爭不單是有了軍隊就可以打仗，最要緊的還是「錢」。你想，軍隊開拔出去要「錢」，鎗砲，子彈都要用錢去買，士兵們決不能餓了肚皮打仗；打仗受了傷，又要找醫生買藥品來醫治；還有，什麼火車，輪船啊，坦克車啊，都要用

煤和汽油來生了火才能開動；工廠製造軍火，也要有了鋼鐵，火藥那些東西，才能動工。這些東西都是要拿錢去買的。無論做什麼事，都少不了錢，假若沒有錢，就一動也不能動，還提什麼打仗嗎？

哥哥說到這裡，略爲停了一停，弟弟就問道：「那末，這樣說來，日本這個國家，一定很有錢了，所以才敢來侵略中國，對不對呢？」

哥哥道：「不，你弄錯了，日本實在是一個地瘠民貧的小國，七十多年前明治皇帝的時候，就專心一意想侵略中國，把從老百姓身上括來的錢，用來招兵買馬，屯積軍火糧秣，老百姓的死活，却反絲毫不放在心上，因此日本人民都弄得吃不飽，穿不好。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鬼子兵搶去了我國的東三省，接着又奪去了我們的熱河，滿以爲可以安安穩穩的細嚼這塊肥肉；料不到，中國的

義勇軍在東四省境內卻風起雲湧；跟東洋鬼子搗亂個不休，所以從那時候起，日本政府不得不把鬼子兵陸續地派到東四省來，跟中國義勇軍打仗。日本從前每年養兵所用的錢並不多，到了民國二十年，也只預備用四萬萬餘的日元。但那年日本開始強占我們的東三省，就添加了一千五萬萬日元的臨時戰費。這是專爲對付中國而添加的特別經費。其他從普通經費裡面開支的款子還不在內。這種特別經費以後每年加多，到了去年（民國二十七年）就多到四十八萬萬餘日元；到了今年（民國二十八年）竟多到五十二萬萬餘日元。如果我們從前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開始對我打仗的時候算起，算到今年三月底止，一共二十二個月中間，它爲打仗所用去的錢，有一百二十萬萬日元之多。你想這筆錢多得可怕不可怕！

弟弟道：「啊！真是多得可怕！但是，日本既然地瘠民貧，並

「不富足，那末，這筆錢從那裡去籌來的呢？」

「二哥哥哥道：『是啊！日本一時要籌這麼多錢是非常困難的。至於籌錢的方法，主要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增發公債，一個是增加租稅。從前日本的財政大臣高橋說過：『日本的公債如果發到一百萬萬日元，就要亡國了。』可是算到今年四月底止，日本的公債總額已經發到一百八十萬萬日元了。從今年四月起，到明年三月底止，還打算至少要再增發公債五十多萬萬元呢！

但是，打仗用的錢，那裡省得來，發行公債還湊不足數的時候，到末，便只有增加租稅。講到這些新添的苛捐雜稅，真是說不盡的繁瑣，吃頓飯要抽稅，吃塊糖要抽稅，喝杯茶要抽口煙，用牙粉刷牙齒也都要抽稅，看戲，坐車，買東西要抽稅那更不用說了，總之，幾乎一舉一動都要在日本老百姓身上多搜括幾個錢，可謂無

孔不入。可是，實際上靠增稅籌來的錢並不算多，去年增稅三萬萬日元，今年又打算要增稅二萬萬日元，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更依照去年度的調查，日本的國民，每個人平均要負擔稅額二十二元以上，假若拿這個數目和四年前（民國二十四年）每個人只要負擔十一日元餘的比較起來，增加了一倍。日本人民真有些吃不消了。

「此外，日本政府還要濫發鈔票，大前年（民國廿五年）曾經發到十四萬萬日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漸漸增加起來，最近竟增加到二十二萬萬餘日元了。

「稅加重了，鈔票又濫發了，物價就自然而然的飛漲起來，現在無論什麼東西都比從前貴。如果拿七七以前，就是拿大前年（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裏的物價和今年一月的物價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衣料和布匹的價錢漲了三成，煤炭等漲了一成五，米啊

魚肉啊都漲了一成光景，書報也漲了一成，房價也漲了，不過少一點罷了。一方面是物價高漲，一方面人民的收入倒減少了，去年七月裡人民的收入就比前年七月的減少了十分之一——你想，日本一般國民的生活愈弄愈困難，叫他們以後怎樣過活呢！」

講到這裡，弟弟插嘴問道：「聽說日本人還想向外國人借錢呢，不曉得確不確？」

哥哥微笑道：「不錯，日本政府逼得沒有路可走，就想老起面皮，向外國人伸手借錢，可是外國人知道日本人壞，不上他的當，都不肯借給它。一方面，日本人和海外各國做買賣，不論賣出買進，生意都比從前壞，所賺的錢當然也少。單拿去年一年裏邊，棉織物的銷路來看，就比前年減少了十分之三。這是因爲：日本的壯丁們多被徵發去當兵，糧食的出產量少了，許多工廠原來製造棉

紗，衣料，肥皂和牙粉等東西的也都改為製造鎗、砲，子彈了。還有，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人民，一來爲了看不慣日本人的強暴無理，二來日本貨的價錢也比從前貴得多，所以都不高興買日本貨了。這類事情，從報紙和雜誌上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哥哥覺得有些口乾，就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茶，弟弟在旁邊聽得很興奮，倒也不聲不響。哥哥飲了一歇，又繼續說道：「剛才講到日本的海外實業，比起從前來都減少了，但是我們還應當知道，日本國內自己輸出來的鐵、煤和石油等原料都非常缺乏，並不夠用，所以在平時，往來要往海外，尤其是從美國買進大批的糧食和原料。但當海外的生意不好的時候，不管糧食也好，原料也好，都起了恐慌，於是，日本人民原來吃米的只好改吃麥飯，粗糧的雜糧，原來就吃雜糧的却

不得不挨幾頓餓了。記得去年還有人提倡要每星期規定一個不吃肉的日子。今年日本政府曾有命令叫人民節約，一要少吃，二要添新衣服。其實一般貧窮的人民，尤其是失業的，根本就連肉也吃不起，毛織或絲織的衣服也穿不起，甚至連棉布衣服也快穿不起了。皮鞋不能買，只好改穿木屐，甚至赤腳了。還有，日本政府對於收集破銅爛鐵和碎玻璃，都看得鄭重其事，連香煙匣裏的錫紙都變做寶貝，弟弟，你看，日本已經窮到如此地步。不料最近七月二十六日美國突然宣佈廢棄一九一一年簽訂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就是說，從此以後，美國不願意再和日本做生意了。這個消息使得日本全國震動，日本皇帝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弟弟聽得笑逐顏開，心裏起小手來，大鼓其掌。

黃哥又笑道：「如果把剛才所講過的總括起來，可以知道日本

政府打仗要用的錢是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但是國內所有的錢却快用光了，跟外國做的買賣亦遠不如從前，國內的東西既少，物價又漲，人民也弄得面黃肌瘦，越來越窮。所以小日本雖說現在從外表上看，好像十分兇猛，其實骨子裏是政府也窮，人民也窮，越打越窮。至於我國的情形呢？就不同了，我們的軍隊和民衆爲了扶持正義，爲了保證永久和平，決心要堅強持久抗戰到底。我國的人民比日本多，土地比日本大，財源比日本富，我們長期抗戰下去，日本必定會有一天完全倒下去的。所以大家都說：「最後勝利必定是我們的啊！」

哥哥和弟弟都覺得中國抗戰的前途十分光明，都快活得很，禁不住一齊拍手，呵呵大笑。

兒童保育會編輯

抗戰建國讀本

初。全書共十三冊（內有特冊一本，供年齡較

抗戰以來，各地教育界，都紛紛研究推行抗戰建國教育，但各大學，為彌補這個缺陷，特請專家編纂，這套教科書，內容豐富，適合小學程度，供教師參考。

內及外，特別着重抗戰以來，內所發生的重要戰事，以及抗戰期間的各種抗戰物資，都盡量採納進去，使讀者能了解抗戰的經過，並能認識抗戰的意義，及抗戰的方針，及抗戰的行動，及抗戰的勝利，及抗戰的建國，及抗戰的未來。

特冊第一二三冊出版
定價每冊一角二分

本讀時戰

編主 麟宗張

角一冊每級初
分二角一級高

半角五級高 書導指
半角二級初

本教科書分初高級兩種，各四冊。每冊一個大單元：計一、是「抗戰後事實現象」；二、是「抗戰的知識」；三、是「抗戰的勝利」；四、是「抗戰的未來」。初級是供兒童用的；高級則為成人和兒童用的；高級則為供給略識文字約合小學三、四年級程度用的。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十三之種甲物讀衆大
軍從蘭木新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外埠郵費加寄費

著者 沈叔羊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西安
昆明 成都 衡陽 廣州 貴陽
梧州 柳州 南平 梅縣 常德
赤坎 玉林 立經 曲江 星洲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本書經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會發給審查證圖字第六四八號

5244

(1)

活生

\$.15